

# 野苋菜

■刘庆邦

夏日去了一趟江苏泗阳，返京时带回了两瓶梦之蓝白酒和一塑料兜子野苋菜。泗阳为洋河蓝系列白酒的生产地，海之深为蓝，天之高为蓝，梦之遥为蓝，梦之蓝为蓝系列白酒的上品，当然值得带。而野苋菜野生野长，一钱不值，千里迢迢带回一兜子野苋菜，是不是有点儿可笑呢？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笑，人要吃荤，也要吃素；喝酒，也要就菜，带野苋菜有什么不可以呢！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的，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。我隐隐觉得，说不定梦之蓝和野苋菜之间还有一些联系呢！

我以前没去过泗阳，2017年6月13日下午到泗阳住下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一个人到穿城而过的京杭大运河的堤岸上走了走。我在别的地方也见过运河，印象中那里的运河河面比较窄，河里也没有行船。而运河的泗阳段河面宽阔，像我在开封看到的黄河一样。加之河面上晨雾缭绕，对岸树朦胧，庙朦胧，几乎望不到边。河中一艘长得像列车一样的货船在缓缓前行，船上载的是煤炭。在船尾一侧的甲板上，我看一位水手，赤裸着上身，端着大海碗，在蹲着吃饭，呈现的是古朴的画面。堤岸上绿树成荫，树荫下是长长的运河风景带和健身步道。有一段步道建成了长廊，长廊一侧的展牌上展示的是泗阳好人的事迹。一条大河接千古，运河在泗阳打通和串连的是古代和现代，传统和现实，自然和社会，给人以无尽的遐想。

在文学活动和采风阶段，我们在大禾庄园参加了泗阳的文学刊物《林中凤凰》举办的颁奖盛典，并就近到庄园内的生态农业园观光，采摘。大棚里的葡萄都已熟透，熟得发紫，紫得彻头彻尾，色泽均匀，连一粒青的都没有。而且每粒葡萄上都敷着一层白霜，像搽了粉一样。摘一粒来尝，甜汁如蜜，很是可口。

可是，我只摘了一串葡萄，就从大棚里

出来了。因为进大棚之前，我眼前一亮，在大棚门口一侧的土沟里发现了苋菜，野苋菜。葡萄虽好，比起野苋菜来，后者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。苋菜分人种和野生。在我们老家，苋菜不叫苋菜，人们在菜园里种的苋菜叫米谷菜和颖颖菜。米谷菜叶尖，颖颖菜叶圆。米谷菜的绿色深一些，颖颖菜的绿色浅一些。野生的苋菜叫野米谷菜。野苋菜与人工种的苋菜主要区别在于，野苋菜的叶片上生有一些绒毛，而人种苋菜的叶片上光光的，一点儿绒毛都没有。北京的菜市场上卖的也有苋菜，只是北京的苋菜一半绿一半紫红，一下锅出的是红汤子，像添加了红墨水一样，吃起来总让人有些心理障碍。想吃苋菜了怎么办呢？由妻子驾车，我们到北京的郊区去掐野苋菜。我们去密云、昌平、顺义掐过野苋菜。掐的野苋菜一顿两顿吃不完，妻子用开水一焯，在凉水里过一下，攥团去水，放进冰箱里冷冻起来保鲜，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吃。野苋菜可以烧汤，可以炒着吃，也可以做馅儿，似乎怎么吃都可以。我们吃野苋菜不计成本，也不深究什么营养价值，因为爱吃，所以如此。

野苋菜分布极广，好像全世界都有。前不久我和妻子去尼泊尔，在车上看见加德满都郊区的路边生有大片的野苋菜，顿时兴奋起来，说好，这下有菜吃了。不料我们来到海拔较高的宾馆，竟连一棵野苋菜都找不到了，未免让人失望。

既然庄园里的野苋菜碰到了眼上，我要不要掐一些呢？别人摘葡萄，我掐野苋菜，是不是舍果求叶呢？在我犹豫之间，采摘活动又转移到附近的桃园里去了。满园的桃树上结满红色的桃子，看去更加诱人。然而，我在桃树林里看到了更多的野苋菜，野苋菜又肥又嫩，连生的我都想吃。不行，我不能再犹豫了，我得掐。于是，别人在树上摘桃子，我在树下掐野苋菜。泗阳的朋友见我没摘桃子，大概有些过意不去，就替我



摘了两三个桃子，放在我盛野苋菜的塑料兜子里。

我不惜跑到全国最美丽县之一的泗阳掐野苋菜，也是出于对泗阳自然生态的信任。泗阳是全国有名的国家卫生县城、文明县城、园林县城、十佳宜居县、首批绿色能源示范县，还是国家优良自然生态县。我个人认为，衡量一个地方的自然生态是否优良，一个野字十分重要，或者说野生的东西是优良自然生态的重要标志。一个地方如果野生的东西都消失了，恐怕很难说那个地方生态好。“礼失求诸野”，解决生态问题也得求诸“野”。野生的东西包括野山野水、野鸡野鸭、野鱼野鸟、野虫野果、野树野苇等等，当然也包括野草野菜。泗阳的野苋菜长得好，它不是用化肥催起来的，也不用打农药，显示的是原始的、野性的、自然的蓬勃生机。

我前面说到的野苋菜与梦之蓝的联系，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。全世界范围内的事实一再表明，出好酒的地方必定有好粮、好水、好空气，好酒与好生态有着不争的内在联系。

把野苋菜带回北京的当天，我们做晚饭时就吃了一顿。妻子说掐少了。我跟妻子说笑话，说没关系，等吃完了我再去泗阳掐。

## 别猜想这个初夏

(外二首)

■崔加荣

我刚刚晒干春雨的痕迹  
初夏就带着它的所有信息  
突袭了我  
就像最近的烦恼一样突兀

南瓜花儿开得有些得意忘形  
甚至粘了我一手的黄色花粉  
甚至没考虑过会不会结果  
只顾显摆着挑逗一只粉蝶儿

水田里的秧苗像一条贪吃蛇  
追着插秧的脚印突突突地拉长  
没想过秋天的谷穗是否饱满  
反正那是秋天的事儿

校园里挤满临阵磨枪的战士  
在六月的枪声里倒下  
抑或是进入一道陌生的门  
这仅仅隔着一层残酷白纸

我趁着初夏的露珠未干  
寄一封长稿给遥远的你  
别计较能够得到你的垂青  
我只是一个蹩脚的人生写手

我还想寄一封略显暧昧的情书给你  
只是想和你谈一场来自夏季的恋爱  
怎能够猜想我们是否能走进教堂呢  
爱情有时候就不是个东西

别猜想这个初夏吧  
花开就要有一瞬的惊艳  
我只想在初夏的夜空  
时常看到你略带忧郁的眼睛

## 躲过头顶的流星

我躲过了头顶的流星  
却没能躲过你无意中的眼神  
你羞涩地拢起朝向左边的刘海  
我的右手突然有些颤抖  
一个字眼不小心滑落在纸上  
却不敢朝信笺上多看一眼

流星只朝我眨了眨眼  
夜空就修复了那条弧线  
说好了中年不再心动  
星光依然击中了要害  
当我收起半行诗句  
竟不能自圆其说

## 夏夜里你和我私奔

夏夜的风  
从我的左手吹到右手  
月光就恰好乘虚而入  
影子轰然碎了一地

我突然想把你  
从我的记忆里放出来一会儿  
我也从笼子里溜出来  
拿掉你头上的落叶

我环视了一下四周  
避开蛙声的高潮  
悄悄在耳际呼唤了一声“青春”  
心，便提到了嗓子眼儿

我站在中年的风里  
试图从背后抱住你尚未变态的腰  
却发现  
自己  
已经骨瘦如柴

你的眼神一再提醒  
你曾经试图和我在夏夜里私奔  
只是当年的我心事太多  
辜负了一个叫做青春的人

# 皇姑河，我愿用生命换你一河清水

■厨人



老家秋渠北头有一条河叫皇姑河。小时候每到夏天，我们小孩子几乎是天天泡在这河水里洗澡、摸鱼。那时河水清澈见底，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。

记事时，没有栏杆的老桥换成了四门蓄水闸，闸门上有一平台，平台上装有四架手摇的齿轮提升机。每逢暴风雨来临，管闸门的火头叔，一个人拿了摇把，将沉沉的闸门摇上去。平台到水面有十来米高吧，我们爬上去，然后自平台上跳下，脚踩到水底的污泥再钻出来，好像现在的孩子坐过山车和大摆轮一样刺激。我第一次跟着玩伴跳的时候，有点害怕，那时我们有七八岁吧，真是俗话说的“初生的牛犊不怕虎”啊！现在想起来那是一种很危险的举动。记得父亲为此还打了我一顿。但我是屡教不改的，挨了打也照样去跟着别人往下跳。你想想，那时的孩子有什么可以玩的呢？

桥闸门上有个弓形洞，能容下几个孩子在里面玩耍。尤其是下雨天，那里面便成了我们对弈五道方的地方。

上学了，一到暑假，十几个一般大的孩子，泡在皇姑河里一泡就是一天。渴了，就在水边挖一个小池子，等泉水清了，便用小手捧了喝。河水很甜，一直甜至今日令我难以忘怀。饿了，回家慌里慌张吃几口饭就又跑回河里。我总是从鼻子里呛水，于是就会在河滩上掐了麻叶，揉一揉塞进鼻孔。

暑假结束，可大家仍然离不开皇姑河。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还是衣服一脱就跳进

水里，泡在凉爽的水里背上的痱子一点儿也不痒了。因此上学经常迟到，老师叫站到讲台上，你如果说谎称迟到是因为别的理由，老师可是魔高一丈，在你胳膊或大腿上挠一下，挠出白的印痕，让你无话可说。

那时，皇姑河里鱼很多，我常常跟着爷爷在河边撒鱼。爷爷撒一网，蹲下小心翼翼地拉上岸，将网住的鱼从网兜里抖出来，我慌忙用手抓住，放在背后的鱼篓里。爷爷是逮鱼高手，他拾好网，要看准了水里哪儿有鱼才肯将网一抖手撒过去，网不空。

爷爷爱撒鱼。可能他年轻时同我一样喜欢这皇姑河里的水和皇姑河的鱼吧，所以给大伯起乳名叫网，给父亲起乳名叫兜。我是爷爷的孙子，当然也喜欢这条皇姑河。如此，当我稍大的时候，自己便买了扒网，在皇姑河边扒小鱼小虾。鱼和虾都藏在水草里，沿着河边一直扒到很远的桥边，然后再从对面河边扒回来。有时我要扒上半天，

我接受皇姑河那么多年的沐浴，无以为报，如今眼睁睁看着干涸的皇姑河静静地躺在那里悄无声息，而我却无可奈何。我呼天唤地，祈盼着皇姑河哪一日突然又水光潋滟、清澈明亮地横在我的眼前。我说，哪怕是用我的生命换取都心甘情愿啊！

注：从县志里得知，皇姑河是东汉皇帝刘秀的妹妹宁平公主封地的界河。